



安徽新闻简讯

安徽省淮南市法轮功学员赵美君被非法判8年6个月

赵美君，女，年龄未知，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泥河镇大郢村人，2020年10月21日，被蚌埠市怀远县国保大队绑架强行带走。警察抢走家里所有与法轮功有关的东西，包括4台电脑、4台打印机、一些真相资料、半成品和纸张等等，共拉走皮卡车一辆。经蚌埠市淮上法院非法庭审，赵美君被非法判刑8年6个月，冻结资金3万多元。

赵美君曾经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2007年5月30日左右，赵美君在夹沟乡转塘村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被夹沟乡派出所恶警绑架，送到淮南市看守所关押迫害。

合肥市法轮功学员陈天霞被劫持到安徽省女子监狱迫害

明慧网最新消息，近两天，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陈天霞被劫持到安徽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5月、7月间，陈天霞两次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7月这次被取保候审一年。有关陈天霞被非法判刑的具体情况不明。

陈天霞，女，年龄未知，原为合肥市江淮仪表厂职工，1999年7月之后屡遭中共当局的非法迫害。2001年11月，陈天霞在厂内讲真相，被发现后遭恶人举报，党委及保卫科伙同蜀山区“610”组织恶人将陈天霞抓走非法关押在安徽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2015年4月22日上午，陈天霞在外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又遭恶警绑架。◇

上半年至少72名安徽省法轮功学员遭绑架

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1年上半年，安徽省至少有72名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当局的绑架，其中以阜阳、合肥迫害最为严重。更多的迫害信息，由于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还不能及时传送出来。限于文章篇幅，本文收集、摘取的只是明慧网已经报导出来的部份案例，现简要叙述如下：

合肥发生大规模绑架事件

2021年4月12日下午三点多，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国保大队与包河区芜湖路派出所、滨湖派出所、常青派出所15个警察到送变电附近丁太太家，绑架了正在学法的7个法轮功学员，她们是：吴志华，59岁；余阿姨，50多岁；耿宏兰，70多岁，她们三人先被绑架到芜湖路派出所，然后又转到滨湖派出所。关奶奶，80多岁；张道芝，70多岁；李奶奶，70多岁；付阿姨，59岁，她们四人被绑架到常青派出所。被绑架的7位法轮功学员在这以前大部份都被警察到家骚扰过。

四月份安庆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

2021年4月13日早上，安庆法轮功学员单春娣和单夏娣俩姐妹，被警察绑架到洗脑班，洗脑班设在振风塔大酒店。4月9日被绑架的曹雄斌也被关押在此洗脑班。

2021年4月16日下午，安庆法轮功学员章兴喜的儿子下班回家，当他上楼到家门口，刚打开门，这时从楼上快速下来一个人，一把将她儿子推开。这时从楼下上来十几个人，冲进了章兴喜家，对其儿子实施殴打后，将章兴喜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4月22日上午，派出所、居委会一班人强行将王桂华绑架到设在振风塔宾馆的洗脑班迫害。

阜阳地区20多人被绑架

2021年1月22日，阜阳市法轮功学员周三永被警察绑架。警察从家里搜出来打印机、手机等，周三永被关押在太和县看守所。周三永现居住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2021年5月28日，太和县公安局伙同北京公安部一行四人，来燕郊周三永家第二次抄家，抄走周三永现金十一万元。

2021年3月中旬，阜阳市颍泉区周棚镇法轮功学员袁友民被警察绑架到阜阳市看守所迫害。

2021年3月中旬，阜阳市颍州区大田集法轮功学员梅新英被大田集西湖派出所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2021年1月6日早上，阜阳市颍上县国安大队、颍上县慎城镇维稳办、慎城镇团结社区联合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冯燕，把她关进洗脑班迫害。

2021年4月7日，阜阳市颍东区法轮功学员史贤成被警察绑架到颍东区格林东方酒店洗脑迫害。

淮南市部分绑架情况

2021年4月27日上午8点多，淮南市法轮功学员陈玉芹（70多岁）、方东芳（67岁）在平圩菜市场给一位卖山芋的老人讲真相时，被这位老人恶意举报，随后，二人被淮南市平圩派出所警察绑架。陈玉芹被当天放回，方东芳被非法行政拘留。◇



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

安庆市曹雄斌自述在宿州监狱遭受的酷刑迫害

【明慧网】安徽省安庆市法轮功学员曹雄斌，原为工商银行安庆分行职工。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曹雄斌被非法抄家多次、被非法关押多次、一次判刑（三年）、三次劳教（一年、二年、一年），非法洗脑多次。在这期间，曹雄斌被开除公职没有了经济来源，妻子承受不住强大的压力与他离婚。由于长期遭受迫害、多次遭酷刑折磨，使曹雄斌九死一生，几乎精神崩溃，他的身体严重受损，一度丧失劳动能力。下面是曹雄斌所述自己在安徽宿州监狱遭酷刑迫害的事实：

遭暴力灌食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四日，我被安庆公安局华亭分局非法拘捕，后被非法判刑三年，送往安徽省第三监狱（即安徽宿州监狱）进行迫害。在宿州监狱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就像在人间地狱待了三十年，多少次迫害我已记不清了，这里只列举几个主要的迫害事例：

到宿州监狱的第二天，两个犯人将我挟持到监狱卫生院的三楼手术室，将三道门都关上后，几个犯人医生（简称犯医）用力把我推倒在手术台上，将我的两手呈“一字状”绑在床的两边，脚用铐子铐在床上。重刑犯王彤用右肘尖猛烈打击我的心窝部位三次。第一下，就砸得我全身痛闭了气，全身痛得感觉时间已停滞；重刑犯贺杰用拳头打击我的太阳穴，用两大拇指用力扼压我的眼珠，疼痛直往心里钻，感觉眼珠立即就要爆破了。

经过一番折磨后，恶人们开始给我野蛮灌食，一个犯医用双手紧紧按住我的头部，一个由于当时我已绝食、绝水八天，鼻孔干燥，管子又太粗，所以管子插不进去。恶犯王彤就用大劲往里塞挤，鼻腔黏膜被挤破，鲜血顺着管子往下流。当管子到达口腔时，我使用牙咬住



▲中共刑具：手铐脚镣

管子，他们就用拳头打我的脸颊，用两个拳背的中指骨头用力挤压欠太阳穴，周身上下的疼痛使我不得不放弃抵抗，任由他们灌食。

在烈日下暴晒

灌完食后，他们解开绳索和铐子，把我从手术台往下一推，由于全身疼痛，我没劲双脚着地，几乎全身着地摔在地上。然后严管队的人把我拖回严管队，放在墙根处晒了我一天太阳（当时的太阳较烈）。我的鼻子流了一整天的血水，一大包卫生纸都用完了。第二天上午，他们又把我拖到手术室如法炮制。经过两次严重的迫害加上原本瘦弱的身体，我已奄奄一息，痛苦得感觉死亡随时要夺去我的生命。最后，我不得不放弃绝食。

再遭暴打、暴力灌食

后来我被调到二大队，为了抵制转化和强迫劳动，我又开始绝食。第三天，就被几个犯人拖到卫生院。同上述一样，犯医王彤等三人先把我绑在手术台上，然后又是一顿暴打，因为旧伤未好全（后经检查，心膜被打坏，为胸膜炎、积水）又加新伤，剧列的疼痛使我痛不欲生。

紧接着，他们的灌食方式比先前更野蛮：恶人先用一个尖嘴的铁器撬开门牙，然后再把一把特制的

开嘴钳子塞进口腔，开嘴钳后面有一个摇把，我的上下牙咬的再紧也只得随着钳子张开，在我口腔慢慢张开的同时，从开嘴钳伸进口腔里面的那一头往上、下板牙方向各旋转出一个螺丝钉，慢慢就钻进了上、下板牙的牙床里（板牙就被钻了一个洞），上下撑住我的上下腭，使我不能再合嘴，那个痛真是撕心裂肺！

紧接着，一个犯医捏住我的两个鼻孔，不让我用鼻孔呼吸，然后把磁缸里的稀饭倒满我的口腔，由于鼻子已不能吸气，只能用嘴吸气，结果把稀饭一下全部都吸到食管、肺里去了，人呛得身体剧烈振动，非常痛苦，不停地剧烈地咳嗽，以致后几个月都在不停地咳嗽（象这样的灌食迫害以后在我身上又发生了两次）。被犯人架回号房后，狱警立即叫职务犯将我双手背铐在床柱子上，剧烈的疼痛分分秒秒都在杀伤着我的细胞，近十多天，我都在屙血尿。

带上几十斤的刑具被关进小号

然后，他们又把我关进严管队的小号子，砸上脚镣连着手铐的几十斤重的那种刑具（人站不直，走路只能弯着腰，而且两手要拎着镣走路，镣才不会磨脚后跟以至磨烂肉）。北方三九寒天，外面冷，小号子更冷。小号子顶部是不封顶的，和外面是间接连通的，为的是狱警在上面好望风，外面风雪大作，里面也能飘进少量雪花，冷风飕飕地吹。小号子每餐只有一个馒头，高兴时给点菜（或咸菜），主要喝的是厕所大便池接的水。

监狱三年，我蹲过三、四次小号子。有两次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在小号子艰难度过的。在小号子长的蹲了有五十多天，短的有两个星期。最冷的那次五十多天出来后，身体发高烧十几天没知觉，每天迷迷糊糊地昏睡。（节选）◇